

同文
原版淵鑑類函

盛秋署檢

人部

君臣

舊君

社稷臣

知子

君臣一

荀子曰君者尊也臣者幸也心常牽於君也

原革昭辯釋名曰臣慎也慎於其事以奉上也

白虎通曰

君者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臣者堅也屬志自堅固也

春秋說題辭曰正氣爲帝間氣爲臣

增易曰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

原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增又曰穆穆在上明明在下

原又曰后克艱厥后臣克

艱厥臣

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毛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

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也

禮記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

公優爲之

于讀爲迂

又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又曰君勿以小謀大勿以遠言

近勿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左傳陳無宇謂楚王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封略之

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增左傳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

又曰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大夫

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

原孟子曰失則革之

增又曰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又曰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

原韓子曰勢者君之輿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輪也勢固則

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和則輪利

增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其所因多其所爲少因者君術也爲者

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焉

增又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法之以立上下主

執園臣執方圓不易其國乃昌

原孔叢子曰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君不

猜其臣臣不隱於其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

增鄧析子曰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親所信一累也以

名取士二累也近故疏親三累也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也居大位而不治二責也爲理而不平三責

增淮南子曰權勢者人主之車輿大臣

者人主之駟馬體離車輿之安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御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

不

也寬以御軍陳而奔地四責也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謂安國家也

增淮南子曰權勢者人主之車輿大臣

者人主之駟馬體離車輿之安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御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

不

也寬以御軍陳而奔地四責也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謂安國家也

增淮南子曰權勢者人主之車輿大臣

者人主之駟馬體離車輿之安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御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

不

臣不和唐虞不足以爲治

董子曰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

荀悅漢紀曰君有六

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爲人不以爲己是謂王主臣有六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有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賞慶刑威曰君從之成羣曰君唐劉之幾上書曰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王氏彙苑曰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也人君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也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楊維楨文贈曰天下大器也有于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君者有此器者也臣者負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負擇其負故重其人又曰

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君臣二

增通鑑曰人皇氏相厥山川分爲九區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

原淮南子曰君根本也臣枝葉

也根本不善枝葉茂者未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以賢人與之國堯舜是也以國與人桀紂與湯武是也孔叢子曰衛侯言計非是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又曰夫爲人臣見非而不爭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于之忠感之大者也晏子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說曰君製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齊桓公九合一匡君之力臣之力叔向稱管仲隰朋之力師曠曰君壞地也臣草木也壞地美然後草木碩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焉呂氏春秋曰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仁或言君義或言君聖任座曰君不肖君也文侯不悅座趨而起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座之言直是以知君賢也又曰杜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莒敖公有難杜厲叔辭其友曰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臣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則

君道固矣

增通鑑曰漢武帝素喜儒術以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二人薦其師申公上使漢者奉

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上問以治道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漢

書曰昭帝時鄂邑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與其子安及桑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上書言大將軍霍光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書奏留中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時帝十四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唐書曰房元齡貞觀末年以謹還第黃門侍郎褚遂良言于帝曰元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于家又曰唐太宗問魏徵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

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二世信趙高梁武信朱异煬帝信虞世基皆致亂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又曰明皇欲用姚崇

崇跪奏十事其七曰先朝褒抑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 綱鑑曰歐陽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又曰仁宗銳意太平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

俾條陳其所欲爲者范仲淹退而上十事上悉用之富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又曰張昇指切時政無所畏避帝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

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 吾學編曰上嘗強宋濂飲醉歡笑賦楚辭一章命侍

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 又曰宋濂致仕賜錦綺御製文集上曰朕最愼賞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年幾何曰六十八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 又曰弘治十三年上召劉

大夏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大夏對曰江南困于運糧江北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有造

飛語帖官門誣公者上曰官門外人不能至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士耳 又曰上嘗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公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

曰朕與卿論政事豈敢比曰臣下以揭帖密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可也上稱善 王鏊疏曰孝宗刻盡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義大臣或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凡謝恩

徵不爲觀察使韓滉所容奏免官帝見其名問案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

陰習介書

封還內降

網鑑石

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既至勞之曰卿正直朕所自知乃以罪聞不信也計于富彌責以行伊周事夏竦懼知點已欲因以傾阿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改伊周爲伊霍飛語上聞上不信又曰杜衍爲平章事務裁減怨傳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於十數都納帝前帝語歐陽修曰外人不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所求于朕每以衍不行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辭金見義賜鏡沉清網鑑建成元吉欲誘尉遲故德爲己用

王秦王曰公之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不能移也唐重者帝與太宗賜以金背鏡況其清鑑

書高季輔爲吏部侍郎太宗賜以金背鏡況其清鑑

公君臣間無少疑惑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

持表示臣賜箸表直

網鑑帝有言長孫無忌攝太宗與李世民同日受勳

書公君臣間無少疑惑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

唐書宋璟爲相時值春宴帝賜金箸曰表卿直也

參知政事宣撫軍民

金史粘割幹特刺拜參知政事世宗謂宰臣曰朕素知此人極有識

唐書宋璟爲戶部尚書議交鈔事力持不可侍郎張復亨詞訛上顧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也雖古魏

加焉微何以

臣不孤矣內侍爲之明紀兵部尚書李慶請以餘馬今朝廷官領之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楊

事見前

開門延客觸地免冠

明紀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卿面議政事議畢上曰述職者集

事見前

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因各手白金一錢賜

唐書宋璟爲相時值春宴帝賜金箸曰表卿直也

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因各手白金一錢賜

唐書宋璟爲相時值春宴帝賜金箸曰表卿直也

大卿皆杜門若二卿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因各手白金一錢賜

蕭何

臨霍光史記蕭何國何患帝自曉視問曰君即百歲後誰

此

漢書霍光傳霍光病篤帝臨幸遣醫王譙持詔往視之

吳志呂蒙病孫權在公安迎至內殿治護萬方慕有能愈蒙

獄既而法司以請上許出內批羅之久者非君臣道合一體同心而不知所以此哉

唐書高季輔感疾歸第有詔以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候增

詔兄視疾幸第增憂損

孔

唐書高季輔感疾歸第有詔以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候增

萬子曰臣有四男一女愛甚于男遠嫁張掖太守蕭咸不勝父子私情願與相近即

萬子曰臣有四男一女愛甚于男遠嫁張掖太守蕭咸不勝父子私情願與相近即

萬子曰臣有四男一女愛甚于男遠嫁張掖太守蕭咸不勝父子私情願與相近即

萬子曰臣有四男一女愛甚于男遠嫁張掖太守蕭咸不勝父子私情願與相近即

之

臨問調藥省視封王

宋史王旦疾篤帝親問親調藥並薯蕷湯之

加朝服而拊循唐書房元齡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

唐書房元齡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

君臣四

左傳子文孫箴尹克黃

君天云君天也天可逃乎

原養民如子左傳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

君臣五

又曰民奉其君

增君盤人水

孫卿子君 應以理義 鋼鑄嚴助爲大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徐樂罷安
鹽人水 枝臯終軍並在左右助等與大臣協論中外相應以理義之文
諸侯亮情好日密關張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也

君臣同德 又曰王珪名爲諫議大夫帝曰君臣同德則海內
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則臣直今
魏徵之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貢上乃悅
也 烧黎頭句王講賜勅曰夷狄九仙骨拔一品衣上曰天生此間氣
必之策 延英忘倦 通鑑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
爲多 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處獨官人近侍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容直 又曰帝以寇準爲樞密使士準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准乃退帝曰朕得寇準如文皇之得魏徵也

請御崇政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等講讀帝在經筵
咸左右觀聽容體不端爽即拱立不講帝竦然改聽

君臣五

增歌 帝舜倡百工歌曰卿雲爛兮紩綬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八伯和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

華弘于一人 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阜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增詩 唐明皇春日宴兩相及禮官于麗正殿詩曰乾道運無窮恒將人代工陰陽調曆象禮樂報元穹介胄清

荒外衣冠佐域中言談延國輔詞賦引文雄野霽伊川綠郊明葦樹紅冕旒多暇景詩酒會春風 又賜張說
宋璟源乾曜同日上官宴都堂詩曰赤帝收三傑黃軒舉二臣由來丞相重分掌國之均我有握中璧雙飛席
上珍子房推道要仲子謂風神復輶台衡老將爲調護人鵠鸞同拜日車騎擁行塵樂聚南宮宴觴連北斗酌
俾予成百揆垂拱問彝倫 宋太宗作釣魚詩賜呂端曰欲餌金鉤深未致磻溪須問釣魚人

增賦 宋太宗賜蘇易簡大言賦曰少年盛世今爲詞臣往古來今有幾人首書文章今居翰林儒名善守今合

緣黃蘇易簡擬宋玉作大言賦獻太宗曰皇帝書白龍牋作大言賦賜玉堂臣蘇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洋

環瑋博達不可備詳易簡曰聖人興今告成功登崑崙今展升中芳席地今饗祖宗天籟起今調笙鏞日烏月
兔耀文明也參旗井鍼嚴武衛也執北斗令尊元酒也削西華今爲石碱也飛雲湧霞燔膳燎也剝鯨腊鵬代
鷗鷺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燭火舉也四時一同兮萬八千年泰山融今溟海乾圓蓋偃兮方輿穿

主明臣直 据此官舍翁后問爲誰一曰魏徵李世勣得暴疾方云驕戾可療太宗剪髮

剪髮和藥 通鑑李世勣頓首謝上曰朕爲社稷非爲卿

引衣

增詔漢光武報馮異詔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唐太宗賜魏王泰詔曰虞世南于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人矣

增贊唐房杜贊曰方君臣明良志叶義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勳不足進焉又尉遲恭贊曰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又段平仲贊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遜于上君不降而違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反是而天下之所務舉焉幾矣段平仲一忤上倉惶失對而猶以取名故聖主屈己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增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列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蟀游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時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雖伯牙操籜鐘逢門子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文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彝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朝德與和氣遊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喚噓呼吸如喬松渺然絕俗離世哉

舊君一

增禮記曰穆公問曰爲舊君反服禮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又曰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注違去也謂本是大夫臣今去仕諸侯此是自卑過尊若猶服卑君則爲新君之恥也故亦不反服舊君也

舊君二

增呂氏春秋曰豫讓欲報襄子其友謂之曰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子得近之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也凡吾所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原心存南郢志在北燕

晉孫惠諱齊王曰屈原放逐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在北燕

增毅謝謀燕臻獨稱漢

細鑑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等皆揚魏德惟衛臻獨稱漢文帝曰天下罪盡身不敢謀趙之奴韓況子孫乎窮愁志願文帝初受漢禪

故君發喪人臣終節唐書呂子誠隋大業末爲南陽郡丞高祖入京師懸幡山南獨子臧堅守帝使之曰今豈弟泣時邪宗曰事天后久遺舊主而泣人臣終節東

等誅二張后遷上陽宮崇率天后久遺舊主而泣蔡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曰我豈難蔡子英哉縱出塞追及元主于和林

營葬黎陽縱歸北塞

唐書帝遣使持李密表請收葬歸其尸乃發喪三軍缟素以君禮葬黎陽語林蔡子英元進士太祖命館儀曹夜大哭不止問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曰我豈難蔡子英哉縱出塞追及元主于和林

舊君四

原越聲秦聲

史記陳軫至秦惠王曰去之楚思寡人乎曰昔越人莊舄仕楚及病作越聲今臣棄逐之楚能無秦聲乎詳疾

社稷臣一

增禮記曰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訛有亡而無疾領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社稷臣二

增綱鑑上問汲黯何如人嚴助曰使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貲育不能奪上曰古有社稷臣黯其近之遼父曰耶律屋質立永康帝謂屋質曰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附故如是耳上喜其忠又曰帝出獵乙辛請留皇孫蕭兀納奏曰竊聞車駕出游將留皇孫苟保護非人恐有他變果留臣請侍左右帝悟命皇孫從行帝嘉其忠封蘭陵郡王人謂近千古社稷臣

社稷臣三

原柳莊周勃

檀弓侯哭柳莊曰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也

蓋曰勃乃功臣非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乃社稷臣方諸呂用事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大臣相與共謀詣執于戈

執于戈爲柱石左傳魯及齊師戰于郊公爲與其嬖童江鈞秉皆死孔子曰能執

呂適會成功乃功臣耳

功臣爲柱石昔伊尹相湯庶甲

以安宗廟後世稱忠將軍若能行亦漢之伊尹也

漢忠將軍唐書太宗嘗謂蕭瑀不可以利誘死

翁社稷之臣也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卿有謹言公能戡亂唐書陳叔達爲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閭間太宗叔達極意救禦

至是謂曰武德內雖然有讒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豈獨爲性

下乃計耳杜甫詩國之社稷今若是戡定禍亂非公誰

扞難以身有功於國孔祐李德裕以射

裴度送微服闕情節胡元節曰炎社稷臣有力于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

乃置職地非所宜帝亦

宗社之靈

首鼠之孽林蘿上李相公書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

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至是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

一紀居家兩宮虛

已鼎鑄蜀彌早有公輔之望雖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

宋史司馬光復相兩官虛已以聽光爲政光亦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政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

孔明食少事煩以爲戒光

正太孫位

議尚書省寧猶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世宗歎曰克寧社稷之臣也

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又曰元兵攻中都尚書左丞承暉約掠然盡忠同死社

稷盡忠謀南奔承暉怒即起還第謁家廟作遺表仰藥死

策定北迎疏爭南幸

后爲之主李孟吉仁宗曰

文子不嗣世祖之典謂之也今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秋陛下當奉太母急還宮庭以折奸謀仁宗曰

生之言宗廟社稷之福也于是收首謀及同惡者奉璽北迎武宗天下大定以孟參知政事明紀英宗北

狩齊王即位徐陵請幸南京兵部侍郎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咸在若一動則天下大勢盡去于是始定固守之策社稷再興謀之力也

社稷臣四

處不避汚

叔孫豹處不避汚

劉蕡書忠臣之心壯夫之

父母一

壯夫之節

劉蕡書忠臣之心壯夫之

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

社稷之功

唐書韓滉卒張延賞撫帝意遂

禮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

諺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又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又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又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

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闈不登危懼辱親也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爲人子者冠衣不

純素又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梯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矧貌笑不至矧怒不至

晝疾止復故又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又曰父沒而

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又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

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于親敢不敬乎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又曰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又曰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孝經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荀子曰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養之不能教誨之事文類聚曰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

父母二

贈淮南子曰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賈誼策曰秦人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諱語風俗通曰魏郡龐儉因亂失父時儉三四歲母襁抱轉客廬中鑿井得錢數萬遂致富因買一蒼頭主家幹一日堂上作樂老蒼頭在厨中竊言曰堂上老母我婦也問其故奴曰我婦姓艾字阿宏足下有黑子腋下有痣母曰我翁也遂爲夫婦時人爲之語曰廬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語林曰明太祖行後苑見巢鵠哺雛曰禽獸且爾况人乎令羣臣親老者歸養

父母三

贈儒仲慙兒

省華命子

後漢書太原王霸字儒仲少立高節妻亦有志行其友令狐子伯爲楚相其子爲郡守霸車馬鮮嚴僕從都雅而霸子万餅于野聞其至投耒而歸

見令狐子沮作不能仰視客去霸久臥不起妻問故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而我兒蓬髮屢匱未知禮見客而有愧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子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容子容而我兒之貴孰知奈何志初志而慚兄子乎霸起而笑曰有是哉即共隱遜終身漏水燕談宋陳子華蜀人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莘莘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堯叟知樞密院次子直史館少子知制誥每對客命三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侍立常也士林大夫以爲榮長道邪吏曰是尊叱其駁曰驅之世以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唐書狄仁傑授并州司法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願望久之雲移乃去

王陽畏坂

仁傑望雲

漢書王尊傳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爲益州至卽刺九折坂歎曰奉
此非王陽所
林大父以爲榮是尊叱其駁曰驅之世以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唐書狄仁傑授并州司法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願望久之雲移乃去

辭學歸省韓文歐陽唐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必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雖有離憂其志不樂也唐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唐者所謂以志養者歟唐書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學者所以學爲忠孝也諸作相親存侍養不仕李邕狀唐率相二親存者惟郭元振一人又歸田錄宋宰相最少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爲榮言行錄包拯始及第以二親老侍養不仕且十年人稱其孝

父母四

增朝夕事親本傳范文正公次子純仁以父母在不赴官本傳

遣之對曰若赴官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也

父母五

增詩晉東晉補南陔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絜爾晨餐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有饋有饋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鯀捕鯉噉噉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故薄惟禽之似易增爾虔以介丕祉又補白華詩曰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格白華絳趺在林之陬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豐亹忘劬白華元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增賦明王逢年思歸賦曰祿有可慕祿有可去何則移孝爲忠曾無內顧則祿可慕而可據上有慈顏以喜以懼故祿可去而不可寓噫吾父八十母髮亦素尚爾爲吏夏焉遐路噉噉晨烏其子反哺我豈不如饗其誰訴惟秋之氣至慘慄而感人日興愁思側睇江濱憶爲童子當其凜辰百果始就迭進其珍時則有紫菱長腰紅芡圓實牛心綠蒂之柿獨苞黃膚之栗青羊連區烏椑五出青乳之梨頰壺之橘蜂蠟淹鬱櫨漬蜜羞則鳩鵠野鴈澤鳬鳴鶴清江之膏蟹寒冰之鮮鱗冒以紫薑藉以艾首觴浮萸菊俎薦青韭坐溪山之松篁埽門前之桐柳僕侍不諱圖書在右或靜默以終日或歡言以對友信吾親之所樂安閭里其滋久切切余懷欲辭印緩固非效淵明之所息心恥折腰于五斗蓋自成人以及今未嘗一日侍旁而稱壽豈得不決去於此時將忍貽患於厥後

父子一

增釋名曰父甫也始生己者又曰子孳也相生蕃孽也白虎通曰子孳也孳孳無已也增韻曰父矩也以矩度教子也死曰考成也言有成業也南史曰荆土方言謂父曰爹杜上集韻曰吳人呼父曰爹婆上會要曰回紇呼父曰阿多廣韻曰北方人呼父曰爹丁邪天中記曰閩人呼父曰郎罷謂子曰塞音塞疑要錄曰父南面故曰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順也晉以文帝名昭故讀曰韶後人因而不改易曰裕父之蟲往見客象曰裕父之蠹往未得也又曰幹父之蠹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又曰乾天也故稱乎

父又曰乾爲父又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苗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又曰若稽田既勤敷苗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堅茨若作梓材既勤櫟斲惟其塗丹臙詩曰無父何怙又曰父今生我又曰靡瞻匪父又曰王事靡鹽不遑將父禮曰父名無諾又曰父子不同席又曰父前子名又曰父不祭子待食之禮又曰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又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孝經曰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春秋傳曰父不可棄名不可廢杜欽傳曰子者父之陰也史記曰家有長子曰家督越絕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

父子二

增尚書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家語曰曾晳令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晳怒擊其首曾子仆地有頃乃蘇孔子聞之謂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瞽瞍有子曰舜使之未嘗不往欲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逃不陷父于不義也左傳曰季氏以公組爲馬正溫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奸回不軌禍被下民可也天運曰輪扁曰臣也斲輪得之于手應之于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世說曰潁川太守髡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陳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荷起惟此三君高明之君惟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慙而退又曰鍾毓兄弟值父晝寢偷服藥酒父覺託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孔帖曰魏司馬朗父防整肅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進不敢進不命坐不敢坐不指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嚴肅如此晉書曰王述蒙顯授王羲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貴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諸子曰吾不祚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南史曰羊侃在臺城其長子鶩先爲侯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鶩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惜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鶩曰久以汝

爲死猶在耶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生進退心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也

又曰謝莊

生五子颶朏顥崧淪人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北史曰孝文臨軒今諸州中正各舉所知陽尼與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隋書曰蘇夔字伯尼威子也少聰敏楊素甚奇之每歲歲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唐書曰姚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請託魏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平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爲人多欲而寡識是必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微言動之及聞乃大喜聞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見德而請之帝于是愛崇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唐書曰孫逖遷中書舍人父嘉之八十爲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父子三

原父一 身貳

左傳父一而已
今生我身之貳也

六順

左傳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

綱

陳紀元方弟諱季方與父寔齊德同行號三若

堂

構 箕窯

上見前一學記良治之子必學爲箕

坊民

吳錄

責善

禮以此坊民民猶薄于孝而厚

盈子父子之間不責善

增隔坐

制名錄

橋梓

書大傳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三答之二子乃開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

道也

南史張良小名橋父邵小名梁宋文帝戲之曰橋

何如

梁是百果之宗

何敢比所居名孝張里

折筭

國語范宣子退朝武子曰何莫也對

曰有桑客庚辭于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

折其筭子將至直日必採求珍異羅于草俎而未嘗免舌叱給事直餽鼎前有然白及塵修忽曰白肥而修

瘠相滋其宜乎即以白裹修和之而進寧果再飽飯訖說曰誰可與枕俱來

于是罰如常數將拜枕裏命前曰

進之晚邪

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汝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

折其筭子將至直日必採求珍異羅于草俎而未嘗免舌叱給事直餽鼎前有然白及塵修忽曰白肥而修

瘠相滋其宜乎即以白裹修和之而進寧果再飽飯訖說曰誰可與枕俱來

于是罰如常數將拜枕裏命前曰

進之晚邪

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汝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

折其筭子將至直日必採求珍異羅于草俎而未嘗免舌叱給事直餽鼎前有然白及塵修忽曰白肥而修

瘠相滋其宜乎即以白裹修和之而進寧果再飽飯訖說曰誰可與枕俱來

有子

晉書伏滔字元度少知名孝武帝嘗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比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

松腹雜錄唐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嵩進見二子皆童年上近撫于褚袍前賜甚厚語二子曰爾自憶所通書可奉

諸爲吾言之頃應曰本從繼直后從諫則聖

李嵩曰斷朝涉之煙韻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嵩無兒

五桂

宋史竇禹鈞敍五子俱貴焉道贈詩云靈椿一株丹桂五枝芳

又曰王祐

三槐

宋史多稱其陰萬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其子曰果宰相

五男

三國志曹操曰養子當如孫

明詩空有五男兒經不如

宋史韓億八子曰納綜絳繹韓

維鈞多爲聞人降與宰相維爲門下侍郎以比荀氏八子曰納綜絳繹韓

南史謝惠連詩作殷貴妃詠

劉景升兒子孫大耳

蓼莪

詩至蓼莪輒掩卷流涕涕門人爲之廢聲義

世說

王敦像父爲魏文帝所殺未嘗西向坐隱居教授

爪葛

每誦詩至蓼莪輒掩卷流涕涕門人爲之廢聲義

大嗟

謝莊曰起宗殊有鳳毛

三國志曹操曰養子當如孫

犬子

毛仲謀劉景升兒子孫大耳

五男

三國志曹操曰養子當如孫

八子

陶淵明詩作五男兒

宋史韓億八子曰納綜絳繹韓

維鈞多爲聞人降與宰相維爲門下侍郎以比荀氏八子曰納綜絳繹韓

南史謝惠連詩作殷貴妃詠

王長豫幼便和令事親色養丞相愛甚篤每共圍碁亦相欵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曰卿得爾相與似有不萬佳子涵爲右補臣故言無壽憲子誦宣以子戲父唐書餘慶編之寫書王氏累苑胡質仕魏爲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父自驅轎不止傳舍留十數日告歸父賜鑑匹感跪曰大人清貧何以得此父對曰吾俸祿之餘及威爲徐州刺史武帝問之卿清孰如父對曰臣父清異人知臣清勸父侍親王氏沈涕張父恭爲燭煌曹遺就赴京路爲叛軍所執不屈密與父書曰父守喪人不知亦得免歸田錄王溥拜相年三十六其父祚累遷防禦使亦見客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求去祚曰學生勞起避邪也

襄盾之日 苗陳之星左傳趙襄子之日詳曰趙盾夏之日詳曰世說陳丘誦荀季和使元方將車季方持秋杖襄冬之日詳曰趙盾夏之日詳曰世說陳丘誦荀季和使元方將車季

陸生車馬 張翁鼓角漢書陸賈使南越趙佗賜陸生裝橐中直千金分其子各二百金令屬生產賈常乘安車駕馬從鼓吹琴瑟侍從者十餘人有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歡十日而死事之家得破劍在襄陽又愛戀鄉里父謂興世曰雖田舍翁樂聞禮為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

放鷹 後漢書賈逵宗競廉嚴正其子未嘗見面子爲二千石求謁宗宗下帳不許子伏于庭其母穿壁使梁書張良吳人父緒特進有重名尤少不拘細行肆意田獵時緒請假還大始對曰充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緒曰過而能向乃顏子矣明年尋師就學蔚爲名士

發假收嚴 憔唐書楊惟直名四子曰發假收嚴發以春爲義假以夏爲義收以秋爲義嚴以冬爲義收大拜發至丞郎北史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悅撫譯崔光名子曰勸易勉高祖謂光曰我兒名恂皆有心特兒名恂皆有力答曰我兒名恂皆有心特兒名恂皆有力答曰我兒名恂皆有心特兒名恂皆有

號郎君谷 避嵩華山唐書王起子龜性高簡侍父河中府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爲郎君谷必飯也

散財施親 循牀求父一世說柳公綽居外若非君命則不至是散財施親故都宋史徐崇楚人積生三歲父卒晨暮匍匐牀下求其父甚哀及能交父友求顯親名計論經博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文勸社以父諱石遇石避而不踐天下耳目微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達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州大之間又曰鄧達當以父不得在國史而達與元祐善類武子史館修撰韓愈愈答曰達能行身達于方州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達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州

佳兒 令子世說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不解蒼梧曰汝有

藏蒲 賜鱗溫舒牧羊因取澤中蒲藏爲牒

賜鱗 游前蘇文忠公書路溫舒父爲里門監使

子顯

對語幕中

賜食廡下

明話林常熟黃鉞因父墮在陂上舊廩不入城市御史投部至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人皆不知一老人引御史舟至坡路積泥淖御史徒步抵其舍鉞從幕

中對語移日家人欲具雞黍曰豈有居喪而餽雞禮客者以菜羹下郡守別

過候父留飲倫持榼上牕酒躬待命如童子餌飯具即退立

馬示人耳郡守惶恐欲起乃賜食廡下

馬示人不敢專

父子四

原主器

易主器者

莫若長子

兄弟以

象天明

不奸謂禮

傳子父不

奸之謂禮

天性

孝經父子之

道天性也

天屬

莊子假人之

士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矣棄千金負赤子故後以利合此

人所難言

漢武帝謂田千秋

為其布與

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

以天屬之親窮迫

患相救也

軍迎蹻曰不早

休沐謁親

人曰石建爲郎中

令石慶爲內史

建每五日洗沐歸

知爲大人遺體

功曹陳蕃年十五

出逐勤勤

勤勤曰下

有不凡子

下無能故父尊而不親

而奉祀

左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

以象天明

父子

傳為

兄弟以

象天明

不奸謂禮

傳子父不

奸之謂禮

天性

孝經父子之

道天性也

天屬

莊子假人之

士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矣棄千金負赤子故後以利合此

人所難言

漢武帝謂田千秋

為其布與

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

以天屬之親窮迫

患相救也

軍迎蹻曰不早

休沐謁親

人曰石建爲郎中

令石慶爲內史

建每五日洗沐歸

知爲大人遺體

功曹陳蕃年十五

出逐勤勤

勤勤曰下

有不凡子

下無能故父尊而不親

而奉祀

左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

以象天明

父子

傳為

兄弟以

象天明

不奸謂禮

傳子父不

奸之謂禮

天性

孝經父子之

道天性也

天屬

莊子假人之

士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矣棄千金負赤子故後以利合此

人所難言

漢武帝謂田千秋

為其布與

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

以天屬之親窮迫

患相救也

軍迎蹻曰不早

休沐謁親

人曰石建爲郎中

令石慶爲內史

建每五日洗沐歸

知爲大人遺體

功曹陳蕃年十五

出逐勤勤

勤勤曰下

有不凡子

下無能故父尊而不親

而奉祀

左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

以象天明

父子

傳為

兄弟以

象天明

不奸謂禮

傳子父不

奸之謂禮

天性

孝經父子之

道天性也

天屬

莊子假人之

士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矣棄千金負赤子故後以利合此

人所難言

漢武帝謂田千秋

為其布與

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

以天屬之親窮迫

患相救也

軍迎蹻曰不早

休沐謁親

人曰石建爲郎中

令石慶爲內史

建每五日洗沐歸

知爲大人遺體

功曹陳蕃年十五

出逐勤勤

勤勤曰下

有不凡子

下無能故父尊而不親

而奉祀

左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

以象天明

父子

傳為

兄弟以

象天明

不奸謂禮

傳子父不

奸之謂禮

天性

孝經父子之

道天性也

天屬

莊子假人之

士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矣棄千金負赤子故後以利合此

人所難言

漢武帝謂田千秋

為其布與

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

以天屬之親窮迫

患相救也

軍迎蹻曰不早

休沐謁親

人曰石建爲郎中

令石慶爲內史

建每五日洗沐歸

知爲大人遺體

功曹陳蕃年十五

出逐勤勤

勤勤曰下

有不凡子

下無能故父尊而不親

而奉祀

左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

以象天明

父子

傳為

兄弟以

象天明

不奸謂禮

傳子父不

奸之謂禮

天性

孝經父子之

道天性也

天屬

莊子假人之

士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矣棄千金負赤子故後以利合此

人所難言

漢武帝謂田千秋

為其布與

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

以天屬之親窮迫

患相救也

軍迎蹻曰不早

休沐謁親

人曰石建爲郎中

令石慶爲內史

建每五日洗沐歸

知爲大人遺體

功曹陳蕃年十五

出逐勤勤

勤勤曰下

有不凡子

下無能故父尊而不親

而奉祀

左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

以象天明

父子

傳為

兄弟以

象天明

不奸謂禮

傳子父不

奸之謂禮

天性

孝經父子之

道天性也

天屬

莊子假人之

士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矣棄千金負赤子故後以利合此

人所難言

漢武帝謂田千秋

為其布與

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

以天屬之親窮迫

患相救也

軍迎蹻曰不早

休沐謁親

人曰石建爲郎中

令石慶爲內史

建每五日洗沐歸

知爲大人遺體

功曹陳蕃年十五

出逐勤勤

勤勤曰下

有不凡子

下無能故父尊而不親

而奉祀

左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

以象天明

父子

傳為

兄弟以

象天明

不奸謂禮

傳子父不

奸之謂禮

天性

孝經父子之

道天性也

天屬

莊子假人之

士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矣棄千金負赤子故後以利合此

人所難言

漢武帝謂田千秋

為其布與

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

以天屬之親窮迫

患相救也

軍迎蹻曰不早

休沐謁親

人曰石建爲郎中

令石慶爲內史

建每五日洗沐歸

知爲大人遺體

功曹陳蕃年十五

出逐勤勤

勤勤曰下

有不凡子

下無能故父尊而不親

而奉祀

左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

以象天明

父子

傳為

兄弟以

象天明

不奸謂禮

傳子父不

奸之謂禮

天性

孝經父子之

道天性也

天屬

莊子假人之

士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矣棄千金負赤子故後以利合此

人所難言

漢武帝謂田千秋

為其布與

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

以天屬之親窮迫

患相救也

軍迎蹻曰不早

休沐謁親

人曰石建爲郎中

令石慶爲內史

未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蘇軾喜子迨能行詩曰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腹師來爲摩頂起走趨奔鹿又贈弟轍詩曰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於菟老兔自謂月中物不騎快馬騎蟾蜍蟾蜍爬沙不肯行坐令青衫垂白鬚於菟駿猛不類渠指揮黃熊駕黑驅丹砂紫麝不用塗眼前百步走妖狐妖狐莫誇智有餘不勞搖牙咀爾徒遺畫蘇軾答陳慥書曰在定州日作松醪賦今寫寄擇等庶開發後生妙思著鞭一躍當撞破煙樓吾子邁文頗有父風咄咄皆跨竈之興

知子一味于知子不惑並附

首重器

要人

延之臨沂人其子峻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嘗乘羸馬笨車逢峻幽簿即屏在道側謂峻曰吾平生不喜見

要人

今見汝

湛獨異

淑不良

晉書王湛有隱德兄弟以爲竈父祖焉異焉

吳志驥子張

累博

明皇雜錄曰蘇瓌有京兆尹相訪旣至驚令男顙呼其人瓌曰臣不知子莫若父

文甚遠可備使令名見授筆立就明皇歎瓌背曰知子莫若父

怒不敬

知不能

漢書丙吉子顙少爲諸

內侍

又曰薛宣子

惠爲彭城令

宣者

惠爲彭城之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數日

日不問惠以吏事

內

而卒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數日

日又問焉對曰午矣子也

曰午可

不謂恬善

春秋傳祁奚

請老晉侯問嗣焉解辭孤其讐也將立而卒不問焉對曰午矣子也

曰午可

不謂恬善

通鑑趙括少學

兵法父奢不能難然不謂之善也

立

曰兵死地而恬易之敗

趙軍者必恬

千秋

對

博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義之從

博王獻

其筆不得

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也

下銅雀臺新成太祖特諸子登使各賦之植援筆立成太祖異之

晉書山簡濤之子也簡數曰吾年農二十而不爲家公所知

所

知

族兄靈運所謂方明曰阿弟才悟如此乃伯常遇之事

說文錄段文昌鎮成都子成式好獵亟

相患之成式以所獲總免分送幕僚各致書援引故事慕僚多不曉其義以至丞相方知其子博學

文

招權受賄

通鑑武帝

無愧矣

通鑑令狐

執政

歲久子

高

顯

權受賄言事者攻其短約爲子冤

公憲

不

原不

通鑑

樂羊食子肉羹

文選

機

滅天性

尹吉

事詳

惡母

蜀志張儀子都在郡廳義使告儀曰爾子在郡

無兒

人曰

皇天無知使伯道無兒

殺子

通鑑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易牙何如對曰殺

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近

山堂肆考劉宋時郭世通家

此為試讀 需要完整印請訪

www.erTongbook.com